

East and West road
and world order

东西方道路与 世界秩序

陈鲁直◎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East and West road
and world order

东西方道路与 世界秩序

陈鲁直◎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西方道路与世界秩序/陈鲁直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017-7992-5

I. 东… II. 陈… III. ①社会发展—对比研究—东方国家、西方国家
②国际问题—研究 IV. K02 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7597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乔卫兵(电话:010-68300010 E-mail:weibingq@sina.com)

责任印制:石星岳

封面设计:清水设计工作室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6.5 字数:420千字

版 次:2007年7月第1版

印次: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7-7992-5/F·6993

定价:4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目 录

第一部分 东西方道路和资本主义

马克思晚年论东西方道路的意义	(2)
关于战争和革命问题	(25)
毁灭资本主义不等于赢得社会主义	(39)
资本主义的诞生地为何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墓地	(50)
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	(57)
冷战后国际关系问题的理论误区	(70)
知识经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种新现象	(82)
“一国两制”:殊途同归	(90)

第二部分 东西方对立与大调整时代

关于时代特征问题的创见	(98)
时代的要求——制度大调整	(107)
时代与和战问题以及国际关系	(130)

第三部分 亚太合作与东西方互补

新旧格局转换中的亚太地区	(146)
资本主义机制与亚太合作	(169)
“多元互补”与亚太经济发展	(182)

历史回顾:从太平洋合作到亚太合作	(187)
日本的“太平洋共同体”构想	(220)
贸易自由化与美国	(230)
亚太合作中的美日关系	(238)
中国在亚太合作中的地位	(246)
中国和东盟 10+3 机制	(257)
危机、调整与合作	(266)
生产资本全球化与地区主义	(277)

第四部分 联合国与东西方新秩序

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	(290)
联合国与中国:东西方关系变化的标志	(316)
国际组织与世界秩序	(327)
全球化与主权国家的国际体制	(336)
秘书长的地位和作用	(351)
安理会与维持和平	(365)
秘书长和人道主义干涉	(371)
政治变革和格局之争	(381)
中美关系:东西方新秩序的决定性因素	(398)

第一部分

东西方道路和资本主义

马克思晚年论东西方道路的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在 19 世纪 70 年代,准确一点说,从 1873 年到他 1883 年逝世,即生命的最后十年,不顾疾病缠身,对东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作了深入研究,预见到今后世界的演变进程,为后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可惜,他的为数不多的晚年著作,特别是 1881 年答复俄国社会主义者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信件,长期淹没无闻,1924 年公布后,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至今仍很少有人提起,更不要说进行学习了。但是,回顾 20 世纪的世界,不研究马克思晚年的著作,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判断其中的起伏跌宕就缺少可靠的根据。

马克思晚年关于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论点主要包含在 1881 年他给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查是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劳动解放社”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积极活动家。马克思给她的复信共写了四稿,最后一稿发出,前三稿留存在档案中,至 1924 年才被发现,后均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为第十九卷。我反复阅读,感触甚多,特别是联系到 20 世纪的世界变化,对于长期以来所熟知的一些看法,对照马克思晚年的论点,发现认识上的偏差很大,有必要加以辨析。

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的变革

从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看,资本主义不仅不是可以逾越的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必然向更高的社会阶段即社会主义过渡。换言之,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暂时性的,它不是从人类社会开始就有,而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才出现的,并且出现之后就在走向自己的否定,即灭亡,于是,社会进入更高级的亦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阶段。这样一个论断,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对资本主义的弊端力图加以消灭的革命志士,总是基于这一点心念念要把资本主义埋葬,用社会主义来取代它。这个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一般来说,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来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就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自它 1848 年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余年,资本主义就其所有制而言非但没有灭亡,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这些新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自行变革的结果,不是促使它灭亡,而是推动它不断变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895 年,也就是恩格斯去世的那一年,他在《卡尔·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对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作了一次回顾。他说,这本书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他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问题在于,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这种对经济状况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

他接着说,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起而掌握政权。每次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1848 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 1850 年已使实际统治集中在大资产阶级手中,所有其他社会阶级都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历史表明,我们(马、恩)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凭借多数人的革命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 1848 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事情。

1851 年,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在 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之后,结束这个时期的是巴黎公社。可以看到,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是不可能的了。但同样可

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工人阶级的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军事方面的变革,使得除了空前残酷而结局完全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别种战争都成为不可能。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一时是起不来了。恩格斯总结的教训是,1850年马克思的研究结果证明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1848年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而从1848年年中起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所以,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在这个时候奢谈无产阶级革命是不现实的。虽然他们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危机相连,但关键还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只要资本主义还能发展,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只能是臆想。

19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对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切合实际。在论述俄国的发展道路时,尽管他仍然一再提到资本主义的消灭,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见答复查苏利奇的信件初稿),但是,他的着重点已经转到资本主义的“变革”。1877年,他在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①我认为这是马克思晚年论述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一个基本论点。

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论点,就是在当时,有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是认识不清的。就以俄国的查苏利奇来说,她在1919年就去世了,但一直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灭亡机械地记在心头,在她翻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俄文版序言中竟然说:“俄国的经济发展和西欧的发展联系太紧密,而西欧资本主义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将宣告东方资本主义的终结,那时,俄国公社所有制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0页。

能对俄国做出重大贡献。”^①好在查苏利奇的预言未实现,否则,我们今天对的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马克思晚年的论断也就不能成立了。

对于资本主义命运的估计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解不开的谜,关键就在于对马克思晚年的论述未加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包括两方面:资本主义寿命的长短和资本主义变革的形式。事实证明,对这两方面的问题,做机械的答复,都不会有正确结论。只有学习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才能得到合乎实际的解决。不错,马克思确实念念不忘资本主义灭亡,但这个灭亡也正如《共产党宣言》中“私有制的消亡”和“消灭”一样,要看原文究竟是什么字。中文的翻译,有时会造成绝对化的理解。无论“消亡”或“灭亡”,都其实是哲学上的“扬弃”的意思。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无论有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无论这种革命以什么形式发生,没有资本主义本身创造出来的条件,人为地推翻资本主义不是自讨苦吃,就只能以失败告终。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于人类社会的20世纪探索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当然不能说是白费力气,这正是人类社会不断向更合乎人类需要的社会结构前进的表现。从这一角度充分估价20世纪的历史成果,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推动人类社会继续前进所不可忽视的。但这不等于20世纪把资本主义作为主要的障碍来扫除是必要的,因为这显然过于简单化、绝对化,和马克思对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背道而驰。

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简单化、绝对化,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简单化、绝对化。这也许是总结20世纪历史经验的最大教训。企盼“极乐世界”是人类长远的目标,只有马克思把它开始科学化了。但是,20世纪把马克思宣布资本主义所有制必然灭亡理解为:只要哪里能搞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实在是大错而特错。资本主义确实是可以人为地消灭的,却不等于新社会即社会主义能因此而建立。

马克思1879年在给《资本论》第一卷意大利文版出版者卡菲埃罗的信中说:“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②这后来似乎成了第二国际“和平长入”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① 见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1983年英文版《晚年马克思和俄国道路》第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8页。

的理论根据,受到批判。但这确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谁要不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在发展不到火候时硬干,只能是碰壁,而且碰得头破血流。

马克思在 1859 年曾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①这一个基本观点,决定了马克思对 20 世纪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20 世纪的历史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了我们教益:

(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所有制形式的灭亡,实际上也如历史上其他生产方式的灭亡一样,是一种变革过程。由于人类的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既往的生产方式都是顺应着历史规律消亡的,其实是消融于新的生产方式。由于马克思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所谓“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能变为物质力量”,所以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就以为得到了“通天”的本领,可以任意制造无产阶级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灭亡,哪怕资本主义对于他们的社会来说还是完全必要的。这种不顾生产方式本身运动的规律,肆意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竟然泛滥成灾,使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完全变了质。

(二)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总是有两种因素的消和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种是否定它自身的因素,另一种是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可是,在 20 世纪,我们一直被告知,资本主义似乎只是否定它自身的因素在发展,而没有什么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在产生。理论上这两者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很少有人清楚地看到伴随灭亡的旧因素而增长着的新因素。从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结束起,资本主义似乎就是步步在走向死亡,几乎每一次经济下降或危机,都预示它更接近死亡。虽然每一次资本主义又都能够渡过下降或危机,得到新的发展,包括 20 世纪 30 年代的空前大危机,但并不能使“灭亡论者”警觉。这样的“理论上”的执著,难道真的出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吗?显然,不能这么说,因为马克思不是这么看问题的。根子似乎还在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果然如此,那么,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绝对化的根源就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毒害至今也没有得到清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83 页。

(三)资本主义既然是处于变革之中,这就是说,它是处在运动之中,而不是处于静止状态。这种运动不仅促使它自身变革,而且给社会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存在,成为世界性的积极力量。但是,我们长期认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对于世界经济只能起破坏作用,对于发展不足或欠发达的经济体是没有什么好处可言的。因此,对于垄断资本主义,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围攻之。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的要义。资本主义成了人人厌恶的东西,有如疾病,接触不得,要接触也得预作防范。结果是把自己禁锢起来,失去了适应的能力。斯大林时代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就是这样产生的。而“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终于敌不过“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败下阵来。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了全球化,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则早已不存在了。

马克思晚年论述资本主义的状况和前景的重要性已经由后来的历史发展所验证。马克思逝世已经过了124年。我们必须承认,他当时把资本主义的存在,准确地说,应该是变革中的存在,作为新的历史环境的最重要的事实,并且以此为据论述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实在是极有远见的。我们至今也不能脱离这一关键的历史环境来看世界,来看世界多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来看世界的未来。

马、恩在十九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对于资本主义命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的估计确实都过于乐观,到70年代,才吸取了教训,作了重新思考,得出新的看法,其意义自然是非同寻常。处于变革中的资本主义,在尚未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关口时,它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的影响,是马克思晚年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观察世界的依据。从政治经济学来看,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先生生前提出建立世界经济学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其实,马克思晚年实际上已经为世界经济学打下了基础,它的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钱先生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以来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和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说,世界经济学的只能把资本主义的存在作为前提,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的行将灭亡作为前提,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一点。否则,对于世界的现状和未来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

二、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

在马克思逝世前,他研究俄国的发展道路,首先立足于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存在的。这种并非孤立存在的表现就是:它已经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却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因为它是从西方引进的。同样,它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国家建立起来。那也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存在,为它创造了条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世界这样的联成一片,就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了,东方还基本上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对于东方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马克思当时以俄国为研究的对象,但是它的涵盖范围却包括那些尚未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方式。或者说,他并非以俄国为限。俄国所面对的形势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面对着的。所以,俄国的发展问题尽管有它的特殊性又和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共性。

往常我们总是把不同的国家分别来处理的。虽然不同的社会其发展阶段有先有后,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必须经历几个固定的阶段,即按照所谓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发展,这是铁定不移的。这五个阶段就是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以,一谈到某个具体社会形态的发展,总是就这个具体社会形态的具体情况立论,先看它究竟处于何种阶段,于是决定它按“五阶段论”应向哪一阶段发展。如果它尚处于封建阶段,那它必须向资本主义发展。如果它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当然必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据说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规定的。但马克思却不承认他有这样一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资本主义的存在就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把社会结构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社会发展也简单化为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并用这一模式来硬套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实在是极其片面的。这就是上面说过的简单化和绝对化。马克思不但力戒这种思维方式而且指出了以下几点:

1. 走西欧道路条件不足。马克思逝世前,俄国已经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想要遵照西欧国家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马克思指出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为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在古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被剥夺了,于是,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马克思举出这个例子,是要说明,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就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说,它要使农村公社的农民变成雇佣工人,如果没有必要的条件,那是根本做不到的。^①以1861年的解放农奴来说,马克思评论道:农民原是地主的劳动力,解放后不过是成了地主的附庸,并没有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②。这表明剥夺农民不与资本原始积累相连,是走不成西欧的发展道路的。

2. 殖民地道路不是出路。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以印度为例说:“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③但是三十年之后,他在论述俄国发展道路时说:“印度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英国人在印度就这样做过,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灾难更加严重。^④这其实说明通过殖民主义吸收西方社会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根本办不到的。有人可能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例,说明殖民道路是可行的,因为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但美国依靠的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移民,土著民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充当西欧的殖民地不能算是一种出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0~131页。

② 同上,453~454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④ 同上,435、448、451页。

3. “非资本主义道路”尚属幻想。当时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可说是俄国的民粹主义,特别是其中的一派,即特卡乔夫派。特坚信当时在俄国进行社会革命是可能的,其含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在西方尚没有实现以前,俄国就可以实现西欧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其所以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恩格斯批判这种社会主义革命论,说劳动组合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要劳动组合本身能够向前发展,抛弃本身那种自发的形式,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独立地有利地经营大工业企业,劳动组合则至今还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特卡乔夫处理政治革命也像他处理经济革命一样轻易。他认为资本主义已在俄国发展,必须及早发动革命,否则就太迟了。这种急性病后来成为俄国革命的长期病症,危害很大。但马、恩是早就告诫过了。

后来,我们最常见的是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论”,或者说“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论”。其主要的含义是,现在已经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并且按照这种“时代论”来确定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方向。前面我们说到 20 世纪的教训是过早地算定资本主义的灭亡,这里则是盲目地追求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实,这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了众多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遭受了这样或那样的发展、修正、补充,这“化”或那“化”。但没有谁明确认定究竟和资本主义的变革有什么关系。而缺乏对资本主义变革的认识,东方的发展道路就一直成为一个问题。

三、资本主义的“自行扬弃”和东方的反专制主义革命

马克思晚年对于东方发展道路问题提出的关键论点,我认为就是可以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因而能够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保持和西方资本主义相同的发展方向。根据就是,它同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存在。这种同时存在可以使俄国农村公社得到进一步

发展的助力,使它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保持一致,也同西方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保持一致。

马克思把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放在西方资本主义业已存在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这就是进一步认定西方资本主义一时还不会灭亡。所谓资本主义业已存在,包括这样的几点内容:1. 像俄国那样的具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2. 它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而且与之发生关系;3. 它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4.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不是处于尚未触动的时期,而是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5. 它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①

同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的观点对照起来看,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已经有明显发展。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资本主义,但可以吸收并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问题本来是由俄国要不要走西欧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引起的。马克思作了否定的答复。他认为俄国可以不经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似乎是“奇谈怪论”,所以在列宁和斯大林的俄国都得不到认可。但是他们按照改头换面的“五阶段论”搞的社会主义革命却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根据就是俄国的农村公社的土地公共所有制不应该也不可能像西欧那样通过剥夺农民来发展资本主义。英国剥夺自耕农的私有土地,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农场主的私有土地,是经过了长达三百余年的残酷过程,在西欧资本主义已经确立,并通过世界市场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卷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情况下,俄国如何能剥夺土地公有的公社农民?当然强行剥夺是可以做到的,但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即使代价付出了,能够取得西欧的生产效果吗?显然,这是得不偿失的。苏联的终于瓦解可说主要是农业政策上犯了这种严重错误: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农业基础给破坏了。

马克思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制度,认为不应该走西欧的道路,而应该走适合俄国的道路。办法就是利用西欧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果。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431、432、444 页。

什么能利用？这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确立后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创造的新机遇。这是马克思晚年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发展。

既然资本主义酝酿着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可能使资本主义增加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所谓决定世界发展进程的两大阶级的斗争，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主要起作用的方面还是资本主义的调整和变革。同无产阶级革命相比，资本主义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控制的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是影响20世纪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突出地表现在东方世界。

1881年，马克思在答复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否适用于俄国的问题时首先谈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道路。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发展》一文中所说的英国在印度要完成的双重使命，是一种“以西化东”的思想。1881年，他已不能再坚持这种观点了，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的作用已经变化。从1757年起，英国已经统治了印度一百多年，它并没有为印度奠定多少西方式社会的基础。

而且，历史环境已经不许可了。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处在“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之中。这样一种状况，是不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表现呢？虽然表面上看，马克思没有改变他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观点，但是，他已感到，“灭亡”这个词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含义，必须予以澄清。灭亡就是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的意思。它实际上是一种变革。所以，马克思越到晚年越从变革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变革就是哲学意义上的所谓“扬弃”，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的：“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①上面引述的他向《祖国纪事》杂志说的话，也是同样的含义。这种“自行扬弃”是一个过程，虽不排除暴力革命，但暴力革命不与这种“自行扬弃”的进程吻合，是不可能成功的。

用“以西化东”的观点看亚洲，可以解释为东方必须走西方的道路，也就是说必须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但马克思晚年的观点，已经不同。首要的根据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处于变革之中，它本身已经在变化，因此，仍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的社会不必再重复发展资本主义定要经受的种种社会损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96页。